责编/乐建中
审读/刘云祥 美编/张靖宇

小小说两篇

吴鲁言

屋前的玉米地

老林支书进来时，朱三爷正在闷头抽烟，烟雾弥漫整个屋子，他连抬头的意思都没有。

老林支书问：“怎么又抽上了？医生不是不让抽了吗？”

朱三爷答：“医生的话能听吗？你家林忠还是专家呢，每次回到村里碰上了，总是先递一根烟给我呢。”

老林支书辩解：“那叫尊老，递给你烟时他不是医生，只是你的侄子。”

朱三爷：“不管他是我侄子还是你儿子，反正他是医生。他自己都抽烟呢，还不让我抽烟？我都半身在土里的人了，穷讲究什么？”

老林支书被说得目瞪口呆，走过去，从朱三爷放在桌上的那包烟里拿出一根也抽了起来。原本烟雾缭绕的屋子里差不多已是浓烟滚滚了，管不了那么多了，他今天要与朱三爷一起抽个痛快。

两个上了年岁的老人就这样一声不响地继续抽了半晌。

轮到朱三爷不解了，开口问：“怎么？听说你家玉米地也要被浇成水泥地了？”

老林支书不作声，故意发出“吧嗒、吧嗒”的抽烟声，像是在回答，又像是在回避。

“朱家堂村还有你办不成的事？”朱三爷抬起深深的额纹，盯着他追问。

“不是我办不成，是林木的媳妇太作了，这么闹下去，小两口日子没法过。仁堂哥，你看看，我是不是得学你，要放手啊？”仁堂是朱三爷的学名。一般情况下老林支书不叫的，顶多叫声三哥，从不带名。那声“仁堂哥”说明当下老支书内心有多么纠结啊。

“学我？”朱三爷反问。然后皱了皱眉。他的抬头纹更深了。老林支书看不懂对方在想什么。

老林支书在村里没服过谁，唯一服的就是老搭档朱三爷。朱三爷比他大5岁，今年75了。当年，他俩一起打过铁，一起做过豆腐，一起去修过水库。在那过去的岁月里，相伴做过许多常人没做过的事，吃过常人没吃过的苦。今天，农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朱家堂村成了全市第一批美丽新农村建设示范村，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，越来越和美。朱三爷脸上那些天生的额头纹理，没有随年岁的增长而加深，反而更舒畅了。村民的土地被征了，很多房屋被重新规划，建造成错落有致的农村别墅了。只剩下屋前那豆腐块一般大的地，种点玉米、土豆、青菜、萝卜，一年四季郁郁葱葱的，不光解决了绿色蔬菜生产问题，也解决了剩余劳力问题。他们虽老了，可一辈子还真的没歇下来过，也不想歇。半年前，朱三爷家门口的玉米地被他儿子生生地铺上了白晃晃的水泥。老林支书当时就想，这一搞会不会带动村里其他年轻人呢。果然，一下子都看样了。他曾在家里餐桌上给小辈们暗示过，话里话外明确表示，朱三爷家儿子这个做法不地道，以后朱三爷没事干，会出事的。果然，朱三爷在半年后查出肺部有阴影加结节，病情不轻。但大家都说这不关玉米地的事儿，哪怕玉米地不变成水泥地，朱三爷的身体迟早要出问题，因为他抽了一辈子的烟。老林支书不认可这种说法，村里长年累月抽烟的何止一个两个，朱三爷那几个兄弟，谁不抽烟的，都好好活着哪。朱老太爷今年104岁，抽了一辈子的烟，因长寿还上过省城电视新闻呢。朱家堂村是全市闻名的长寿村，当然，长寿的主要原因是村庄背靠青山，面朝绿水。朱三爷身体仍很硬朗，只是说这个阴影真的不太好，要不是这个岁数了，应该去开刀，不开刀是属于保守治疗。而朱三爷家儿媳妇却说，亏得把玉米地弄掉了，否则，老爷子的病会加重；现在至少什么活儿也不用干，算是享清福了。但大家心里明镜似的，朱三爷自从失去了门前的玉米地，整个人没了精气神。医生明确不让他再抽烟，他为了提神，仍然不停地抽烟，而且比之前抽得更凶猛了，那不明摆着不想活了吗？

朱三爷想念玉米地的事估计只有眼前的老林支书能理解，因为他也即将失去心爱的玉米地。而且，现在正是玉米成熟的季节，而他大儿媳妇就不能等玉米成熟再铺水泥地吗？听说她已请了泥水工，明天早上就开工要把玉米全拔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孙女下半年要结婚了，说不能再等了，要尽快在玉米地上浇注出大块的水泥地，让新女婿迎娶新娘的车子能直接开到家门口。这理由看上去很堂皇，在大孙女面前，老人们还真的没话语权，这可是最心爱的孙女。大孙女一直在他们身边长大，参加工作的第一个月就给爷爷买了两条好烟，给奶奶买了新衣服。每逢过年过节，给爷爷奶奶买的东西比给自己的父母还多。这个借口触到了老支书的软肋。

朱三爷听了却呵呵地笑，阴阳怪气地说：“什么新女婿接新娘子时地方大些，接新娘子只一时的，难道天天有那么多人来你家接新娘子？你家有那么多新娘子可接吗？而玉米地变成水泥地了再也变不回来了。你知道，我家玉米地被占时，我儿子什么理由吗？一会儿说是玉米地太招蚊子，不干净；一会儿说是为了让我好好养老，清闲点；一会儿又说是为了符合新农村规范化建设。难道这么美丽的新农村就不该在家门口弄出一块地来？难道只有水泥地才符合乡村文明建设要求？村委会可从来没要求过，怎么，我儿子现在比村干部觉悟还高？好像他接了你的位置似的。”说完，朱三爷狠狠地吐出一口浓浓的烟圈，烟圈很大也很漂亮，慢慢地在空中散去。

一周后，老林支书家门口的玉米地，终究还是被灰白锃亮的水泥地替代了。

自行车修理铺

朱二爷一辈子没有做过什么露脸的事，也没有多少现眼的事。

他是个极其普通的村民，几十年如一日，一直在村口的老樟树下修自行车。他已经很老了，似乎与村口那棵老樟树一样老了。但树越老，乘凉的人越多；而朱二爷摆放在村口的那修车铺，却并没有因为他的年老而生意越来越兴旺。因为骑自行车的人越来越少了，生意自然越来越淡了，甚至有时连续几天都没一单活儿。但朱二爷仍坚持着，偶尔来修车的人，可能是从很远的村庄过来的，据说其他村已经找不到类似的修车铺了。或许这就是朱二爷坚持的意义所在。

有生意时，朱二爷当然是精神抖擞的，好像自己正干着一件非常伟大而有意义的事，地球缺他不可，整个朱家堂村缺他不可。每次修完自行车，朱二爷总爱点上一根烟，向没事闲坐在周边的人，讲述些年轻时经历的故事。

没生意时，朱二爷就用他那古怪的眼睛望着对面马路上来来往往的各类小轿车，数个儿，常常坐在那儿像被雾笼罩了一般。有时，他会晒着太阳靠着大树半眯着眼睛似睡非睡。某些时刻，看着那粗壮的大樟树，当阳光穿透浓密的树叶，斑驳的影子落在他身上时，恍如回到以前……只是当年，村庄会不停地有人走出来，这个时间点大家都会拿着家什往田里赶，还有隔壁邻舍之间最温情的问候，来往的还有猫、狗、鸡、鸭，甚至还有黄鼠狼……

他知道，如今外面的世界早已变了样，今天的朱家堂村也早变样了。人少了，牲畜也少了，车辆倒多了起来。尤其是双休日，城里人往农村这边跑，都来看美丽新农村。好多年轻人也回来了，重新修葺了房屋，做起了农家乐和民宿生意。那些房子门前挂满了各色小盆栽，小草小花，城里的人都称赞说，好清新雅致的农家小院啊。朱二爷就在那儿轻轻地笑，笑那些没见过世面的年轻人。几十年前，他们家的小院到处是小草小花和野藤，那些充其量只能算是野花野草，什么时候能登上大雅？当时，谁又会稀罕那些自生自灭的花花草草？哎，风水轮流转哪，老话说，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，这风水居然也会转到农村的花花草草上，这是朱二爷怎么也想不明白的事儿。

有时那些骑电动车的人会停下来问他，修不修？他会惊奇地望一眼对方，摇摇头，算是回答了，潜台词是：你看我这八十多岁的老人能修那先进的玩意儿吗？

修车的生意越来越淡，但朱二爷依旧在大樟树下候着。那天，有个过路的陌生人，悠悠地说了一句，这大爷修的不是自行车，而是寂寞。

投稿E-mail：ljz@cnnb.com.cn